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深秋的絮語

瞿梓萌

靜坐於公園的長椅之上，週遭的喧囂似乎都已退卻，唯獨落葉的聲音清晰可聞。那一片片輕盈的葉，帶著幾分不捨，從枝頭輕輕飄落，彷彿是在訴說深秋的到來，那般悄無聲息，卻又不可阻擋。

一壺清茶，一本好書，便足以構成一個完美的秋日午後。茶香裊裊，書頁輕翻，時光在這方小小的空間裡緩緩流淌。陽光透過稀疏的樹梢，灑在身上，帶來一絲溫暖，也似乎將心中的某個角落照亮。

這溫暖，如同兒時被曬過的被褥，散發著令人安心的氣息。我想，許多美好的事物，都該在這樣的秋日裡慢慢品味，比如夢境，比如書藉。

指尖滑過書頁，每一次觸碰都像與作者心靈的對話，一種微妙的情感在心中悄然生根。

閉上眼，耳邊彷彿響起了林間的低語，眼前浮現出一幅幅畫面。

或是陸游筆下鐵馬冰河的壯闊，或是蟬鳴中隱含的生命之歌，亦或是林黛玉在秋夜窗前，揮毫潑墨，將心中無盡的哀愁

凝結成詩行。

她的世界，充滿了對美好愛情的嚮往與命運無情捉弄的無奈。

在那風雨交加的夜晚，她是否也曾夢想過與寶玉共度良宵，共同迎接每一個黎明？然而，現實總是殘酷的，她與寶玉的故事，終究只能停留在夢中，成為一段無法觸及的遺憾。

夢醒時分，手中依舊握著那本書。書中的故事，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間百態。而我，則在這一方法地中，尋找著屬於自己的答案。

品一口清茶，讓思緒隨茶香一同升騰，彷彿可以穿越時空，與書中的人物進行一場靈魂的交流。此時此刻，四周的一切變得如此和諧，秋風輕拂，桂花的香氣若有若無地瀰漫開來，令人心曠神怡。

在這個季節裡，閱讀不僅僅是一種消遣，更是一場心靈的旅行。它讓我們暫時忘却塵世的煩惱，沉浸在一個個精彩紛呈的故事之中。

或許，這就是書的魅力所在——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翻開書頁，就能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寧靜之地。

於是，在這樣一個充滿詩意的秋日裡，我願與書為伴，繼續聆聽那些來自書頁深處的低語，讓心靈得到最溫柔的撫慰。

賞菊哲思

陳偉雄

寒露驚秋晚，朝看菊漸黃。

過了白露，一場淒風冷雨，秋意更濃了。早晨起來，猛然看見陽台上的菊花竟全部綻開了笑容。陽光下，綠葉和花瓣上的露珠閃耀著晶瑩的光。我的心頓時充滿了喜悅。百花之中，我最喜歡的是菊花。它沒有玫瑰的嬌媚，沒有梔子的濃釀，有的只是樸實淡雅。

去年春天，朋友見我那麼喜歡菊花，便送了兩盆珍貴的品種紅雪菊給我。我如獲至寶地將它們捧回了家。可是，我對養菊沒有經驗，只當一般花來養。沒想到，到了夏天，菊花越長越焉，像個哀傷的少女，無精打采地垂下了毛茸茸的葉子。我焦急地每天顧盼它幾次，澆水、松土、上肥、噴藥，可它仍萎靡不振。直到天氣漸漸涼爽，它才慢慢恢復了當初的模樣。我不敢想像，經歷了酷暑的它，在深秋裡居然還能與我笑臉相迎。

一個早晨，它終於綻放出了笑顏。經過風霜的洗禮，它的葉子更深更綠了，並結出了一個個花苞。花瓣裡三層外三層，紅得燦爛，紅得溫柔，紅得讓人心旌蕩漾。我為自己的愛心得到回報感到欣慰，也被它頑強、高潔、雅致、脫俗的品格與氣質所感動。與它對視，菊花無語，我心依舊。菊花那綻放著的絲絲花瓣，不正是在向我們傾訴人生的酸甜苦辣嗎？在我看來，人生更像此菊在歷經夏的酷熱後迎來秋的清芬。只可惜世上閱花者無數，懂花者寥寥。

坐在陽台上，看秋陽溫柔地灑落在花瓣上，淡淡的菊香在空氣中悄悄瀰散開來，我沉醉於這一方天地，感覺時間也慢了下來。人到中年的我，忽然懂得菊花之美了，領略菊花之淡定。年輕的時候，為各種名利而奔波，為一點小事而煩惱，為一點利益而爭鬥，心變得越來越疲憊。現在回過頭來看，那些名利並沒有給自己帶來什麼，反而失去了很多美好的東西。正如林徽因說：「真正的平靜，不是避開車馬喧囂，而是在心中修籬種菊」。只有放下那些無謂的煩惱和憂慮，不被世俗的喧囂所迷惑，才能享受到真正的生活。

閉上眼，我彷彿聽到了菊花在低語，它們訴說著關於時間、關於生命的哲理。此刻的我彷彿與這些菊花融為一體，感受著生命的律動與自然的恩賜。我知道這份寧靜與美好是短暫的，但它足以讓我在未來遇到煩躁與迷茫的時候，能回想起這個秋日的午後，這份由菊花帶給我的哲思。

冬意初臨

王瑋瑋

立冬是冬日開端，也是寒涼真正滲入空氣的開始。午後的陽光依舊亮麗，但已不再灼熱。微風裡夾雜著幾縷寒意，像被涼水浸過的絲綢，輕柔地在樹梢間飄蕩。樹葉的邊緣已開始微卷，彷彿在應和著即將到來的冷意。

從田間小道走過，紅色的柿子像一盞盞小燈籠，在枝頭微微搖晃。林清玄曾這樣說過：「一樹黃葉一樹秋，一枝紅柿一枝燈。」門前的小河依然潺潺流淌，波光在陽光下閃爍著銀色的亮點，彷彿是冬天的腳步輕輕踏過，只在水面留下些許漣漪。

村口的張伯搖著蒲扇，坐在老藤椅上，依舊是一副淡然模樣。他笑著對路過的孩子們喊：「冬來了，柿子別全摘了，

留些給喜鵲們吃。」孩子們聽了，笑嘻嘻地奔向柿子樹。張伯又輕輕歎了口氣，感歎這轉瞬即逝的歲月。

廚房的煙囪冒起裊裊炊煙，母親在廚房裡煨著湯。鍋裡咕嘟作響的聲音，如同冬日裡溫暖的絮語。湯裡浮著幾片紅棗、桂圓，雞肉的香氣隨著熱氣慢慢瀰散開來。這是冬日最具儀式感的部分，既是對立冬的迎接，也是對歲月的敬畏。

「先喝點熱湯暖暖胃。」母親遞過來一碗湯，熱氣氤氳中，她的眼神裡滿是期盼的溫柔。喝下一口，湯的甘甜讓人想起小時候冬天的記憶：火爐旁的笑聲，父親編的稻草繩，爐火的紅光映在牆上。

夜幕漸漸降臨，冷風開始有了力度。街頭的小店門前掛起了厚厚的棉簾，燈光透過簾縫灑落在街道上，斑駁的影子顯得有些孤獨。幾個行人縮著脖子，快步走過，但似乎並不急於回家，反倒是有意無意地多停留片刻，彷彿想多留住些立冬的涼意。

在一家小茶館門前，幾個老者圍坐在一起，煮茶的聲響與熱騰騰的水汽交融在一起。有人端起茶杯，輕輕歎道：「立冬一過，歲月的腳步又要快了。」有人則笑著接話：「冬來春不遠，喝好這一壺茶，明年還有春天可盼。」

立冬的夜是南方最安靜的時刻。沒有雪花的纏綿，只有夜露的濕冷。路邊的

芒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訴說著久遠的故事。夜空中的幾顆星子不安分地閃爍著，像是懸在天上的秘密，等待有人來解讀。

突然，一聲清脆的鳥叫從遠處傳來，打破了夜的靜謐。是誰說過，冬天的鳥鳴總是帶著希望？這聲音像是夜裡的葫蘆籽，跳躍在寒冷的空氣中，又迅速消失，只留下一絲微弱的回音，似有若無。

深夜的冷意漸漸加重，風從四面八方吹來，敲打著窗櫺。窗外的巷子靜悄悄的，彷彿被立冬的寒意封住了所有喧囂。鄰居家的狗蜷縮在屋簷下，偶爾抬頭看看漆黑的夜空，彷彿在等待什麼，又像是對冬夜的某種妥協。

此刻，窗前的我卻有一種莫名的期盼。立冬不只是一個節氣的交替，而更像是人生的轉折點。在這寒冷的夜晚，我不禁想起那句古老的諺語：「冬有三分暖，冷卻九分涼。」

或許，這份冷暖交織的情感，正是生活的本質。

立冬夜的靜謐彷彿帶著某種神秘的力量，讓人不自覺地去追問：冬天的盡頭是什麼？是新的開始，還是舊日的延續？在這寒冷的夜色中，未解的懸念依舊存在，彷彿天邊的一絲晨光，雖然微弱，卻暗示著未來的某種可能。

你覺得，這立冬的夜究竟是如何呢？也許，它只是一場冬夢的開始。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 温陵氏 宓月 564期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遙遠的思念（外一篇）



毛新萍，出生新疆伊犁，現居北京，央企管理人員，省級作協會員。

我想，我是經歷過真切的生離死別的，所以，知道真正的痛是怎樣的感受。當我想到十五歲的少年，想到那個寒冷乾燥的季節，想到在伊犁羣留的憂傷，一夜之間長大的歲月，大概就是春初。不遠處，南山的雪還沒有化盡，山坡的荒草還在風中搖曳，一大片一大片地向四周蔓延著，已經解凍的河水打著水底的石頭發出嘩嘩啦啦的聲音，不知疲倦地流向田野。在村莊的盡頭，幾棵開始泛綠的老榆樹沉默著，像一位位智者。這樣的景象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夢境出現，記憶裡的惆悵無邊無際地困擾著我。

常常，我都會想起那個地名，那是個在地圖上幾乎難以找到的地名。然而，它沉沉穩穩地就在那裡，像一枚印章，質感厚重，線條硬朗，所以無論我走到那裡，都有它最初的印記從蜿蜒的記憶裡突然衝出，讓人招架不住。有時是在繁花似錦的江南小鎮，有時是在市聲沸天的露天市場，有時是在空無一人的車站站台，有時是在旅途中一瞥而過的陰鬱天空，說不清楚，它一直在那裡，隔著千里萬里我都能觸及的地方，記憶的源頭，在時間的渡口，時時能把迷路的我帶回家的方向。

這個特別的春天，我就常常夢到少年的自己和高頭大馬上的父親，夢裡的每一次相遇都令人歡喜又感傷。對於故鄉，或者說

我的出生地，那麼荒涼、偏僻又寂寞的地方，只因十五歲前有個山一樣安穩的父親的庇護，才那麼深深地印在我的心裡吧。我記得和父親一起騎馬走過的山坡，漫山遍野的紅綢子花染紅了半邊天，像燃燒的火焰，小壁虎和野兔子不時從馬蹄邊竄過，歡跳著消失不見，父親講的久遠的故事為我打開了遼闊的心靈世界，那裡有音樂的精靈翩翩起舞，有詭異的妖怪出神入化，有星辰大海的無限嚮往，更有大千世界的美麗暢想。我看見遠處的天山盡現出雄偉的輪廓，伊犁河水不停地滋潤著這片被譽為塞外江南的土地，所以常常我會詞窮，我到底該用怎樣的描述來歌頌故鄉呢，那個少年記憶裡的故鄉呢。

我知道，杏花開了以後，伊犁河谷的春天就真正來了，蘋果花開了以後，天氣就開始真正暖起來了，父親就能夠更多地陪伴我。那年我十一歲，一個人寄住在縣城讀書，父親總會在每週三的下午騎著馬到學校看我，英俊的剛毅的父親騎著黑駿馬等在學校的門口，而在那一刻就成了所有孩子羨慕的學生了。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我一定虛榮極了，即便現在我的神色都是驕傲的，嘴角都是上揚的。我們會去吃香噴噴的羊肉抓飯，那是我記憶裡最好吃的食物，然後看電影或者隨意地在縣城的新華書店看書。我依然記得父親的側影年輕又帥氣，然後我眼睛裡整個的世界都那麼好，只因那個年紀的我擁有一山一樣偉岸的父親。我很幸運，在這世間，曾經有一個博學多才的男子給了我所有的依靠，為我打開了一扇又一扇美麗閃光的窗戶，在我少年的心靈播下了星星般閃亮的智慧種子，于是在往後一年又一年艱辛的歲月裡，那些種子悄然生根發芽，沒有錯過一朵花，沒有遺漏一片葉。

世間總有一些事，是我們永遠無法解釋也無法說清的，身為平常人，我必須要接受自己在某些時刻的渺小和無能為力。想到汪曾祺先生曾經說過一句很妙的話：「一件器物，什麼時候毀傷，在它造出來的那一天，

就已經注定了。」可是，故鄉的風物彷彿像一部永遠演不完的主題曲，反反覆覆地在耳畔響起，那麼悠遠又動人，讓人聽過後就長在生命裡了。而十五歲記憶裡的父親卻成了我躲避風雨的一座驛亭，在生與死的界限，在恍惚與現實、在決絕與疼痛、在不忍與再見中，父親就這樣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而後我也遠離了伊犁，每至此，我的內心都有著止不住的悲憫和思念。

好在，時光總將最美的留給了故鄉，聽聞它歷經變遷愈來愈好，而父親也在他親手規劃的一條大河邊安然地睡著，在晴空麗日的撫慰之下，在蒼茫大地的祝福裡，終於，我的遙遠的思念縹緲地回到了水草豐美的故鄉，回到了父親長眠的土地，內心終於如願以償了。

永遠的地平線

該如何為紀念而紀念，我想還是用寫作人的方式耐心書寫。當白天變短，天氣轉寒的時候，我想最好能選擇一樣作為開端，它就像鑰匙，打開一些想法，讓我能夠回想，能夠故地重遊，能夠開啟塵封的記憶，而那些記憶依然是那般熟稔而完整，所以，地平線這個名字就這樣浮現在我的腦海中，而且愈加地具象了起來。

對於那些沒有去過新疆的人來說，不會瞭解它的高山草原沙漠湖泊和遼闊，也不會知道它的寂靜和月色，更不會知道它的黑夜和白晝、冬天和夏天，這是一個離海最遠而離天最近的地方。因為自孩提時代，伊犁鞏留于我就像是呼吸一樣的存在，而地平線是我的記憶之源。那裡四季分明，我無數次在廣大到無邊的曠野，看到紅太陽從遙遠的地平線升起，看到渾圓的落日從地平線消失。地平線就像一個巨大的謎一般吸引著我，我想它一定是大地的靈魂，它的未知和神秘，堅韌的氣質和獨特的蒼茫，我像是一個孤獨的旁觀者，雖時時浸淫于它的遙不可及，卻對它的遙不可及一無所知。那時，我的夢想

就是去追逐地平線，用盡我的一生。

每年春天鮮花破土而出，解釋著永恆的秘密。在我少年的心裡，從前的夢想從未改變過。我記得畢加索曾說：我一生都想學會孩子畫畫的方式。但我的童年總會過去的，總會以某種方式過去，能寫下來自然就有意義，比如一個家庭的歡樂和痛苦。比如那些無端飄走的白雲，當夕陽落在我的身後，跨過伊犁河大橋，越過火熱的沙漠，橫過天邊的曠野，行走在荒原戈壁，在梭梭樹下唱一支歌，彷彿泥土聽見了大河的心跳，天空聽見了鳥兒的啼鳴，無數心事的洪流滋養著人世間的生活，還有什麼愛更重要的事嗎？這是我一生能選擇的自由，用一支筆寫下自己的昨天和今天，別問這一切有什麼特殊意義，我不知道，我只覺得寫下來有趣，就好像那些千年前畫在山洞和岩石上的畫，當時畫它的人們想過要名垂青史嗎，又或者你無法相信會有一個哈薩克青年在風雪之夜背著一隻母山羊回家一樣，而整個草原都在聆聽他的腳步。世道人心，悲欣交集，一切都是可記錄的，一切都是有趣的，武斷的記錄和有趣的描述，都是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東張西望。所以，當我再次走近伊犁河的落日，再次俯視白雪皚皚的雄偉天山，再做一次關於地平線的大夢，再去愛一個少年單純乾淨的美好心靈，再去經歷人生的溝坎沼澤風霜雨雪，在日復一日的白紙黑字世界裡，找到了心靈的避難所。

想像一下，5億多年前，一條小魚出現在海洋中，3.75億年前，一些不可思議的動物離開水去征服陸地，而1.45億年前，德國巴伐利亞的上空，始祖鳥掉落了一片羽毛。多麼美妙，生命真是一場詩意盎然的旅行。這個世界無比寬廣，我們認識世界，就是接受觀點，就如同我們嘗試寫作，也是寫我們力所能及的內容，如果逆轉時間回到最初的地平線，一切都會有了一些許浪漫的意味，如果我還是那個追逐地平線的少年，我希望自己因不懈的追求而眺望到一條更為寬廣的地平線。